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七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張　護

晦菴集卷七十四　　宋　朱子　撰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員之冗故令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敎學者之意哉

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爲志道長諭彙征長諭爲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不便者熹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

競尺寸之隂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

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

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

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葢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茍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

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専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茍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閲之法諸君子其専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

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牓諭

葢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

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牓諭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藴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謏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

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顔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

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

二三子所以求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甞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

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徧以疏舉不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

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絶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

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馭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入已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恕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不修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便則具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知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

以來此學絶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為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為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為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

切之法若糊名窠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蹴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説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兜舉共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敘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

稱觀人至於察其所安則人焉廋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頓嗜利無恥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

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名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

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懐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爲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别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

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説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歳入于公者蓋有定計禄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爲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之徒各以其所聞為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譎恠不可質究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

恃爲攷證而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放宕而不根干利禄者涉獵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内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説既

異而柳子之爲是論又自以爲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塗人可以爲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爲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

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爲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

則學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搉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爲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

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葢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竢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疎濶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

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為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于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尚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

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静厚原愨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纎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末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摭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

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聞者天子數下寛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税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羡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名問而發

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葢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灑掃應對進

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黄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

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畧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耼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耼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

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于當時而程氏尤不合于王與蘇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

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 冠義附　　士婚禮 婚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 射義附　　燕禮 燕義附

大射禮　　聘禮 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間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表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衣投壺深衣 六篇爲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爲一類

文王庶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一類七篇爲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一類六篇爲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一類五篇爲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

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省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

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後放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等本後放此）字

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

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歷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
下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
鏤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
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
本月内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
到記當日内收附勾銷注於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别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逺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

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

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余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

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静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

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

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

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説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

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顔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葢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

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
聞之若不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
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
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新
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愽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

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

記覽爲詞章以鈎聲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持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

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

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禄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

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

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

後就此又自見各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

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令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

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

耳但以其氣禀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强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説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

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

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温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

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貫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

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况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

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

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
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
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
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
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
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
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
盖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

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已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已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已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

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兾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禄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

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

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决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

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

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訟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訟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一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

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謂稍少 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本作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凉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

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中唯所服深衣凉衫道服帽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展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絶則少者幼者堅納拜請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

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

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

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名迎送凡四條　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名他客則不可兼名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名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名或迎勞出餞皆以尊名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

皆不以齒爵爲序 曰凡燕集初坐别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受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

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葢但以物助其賔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

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死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

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識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

告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吊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

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

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

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間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

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

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

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恠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休致後客次咨目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熹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難於動

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脱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于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熹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
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之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
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
虞千萬幸甚熹又上聞

晦庵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馮　蓋

晦庵集卷七十五　　宋　朱子　撰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轉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

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熈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懈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

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裨正書序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定可繕寫初熹被府檄訪境内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澁殆難以句讀也相傳寖久又多僞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

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汙世俗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為此書雖非有險竒放絶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曽不少槩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為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
子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
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
貧賤苦處屛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
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畧如
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
於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
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

大小施横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篋卷書把玩而後爲適也葢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書帖亦以意所便也葢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以竢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葢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内者葢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

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葢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録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逍遥先生語録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伋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曽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

十七章與板本吴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葢損益曽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曽氏本語及吴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曽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

後學使先生爲得辠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辠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絶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刋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别爲一篇然記録不精僅存仿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者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天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葢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

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夭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
十四家而大柢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
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
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没數千百歲之下
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
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
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
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

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

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黄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

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為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濶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奥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子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為一日之别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别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

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
遊觀其頴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
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
足也葢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葢
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
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
以頴利明達之資為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
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

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别而子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子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録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别一篇魯共王毀孔

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埀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于道學者趨

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于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歴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晩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于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于聖人之微意則

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為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為吾

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

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葢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

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于俗學而絶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于異端而躐之以爲近

且甲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脱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旦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曽大父起諸

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尚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令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修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辛巳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

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何如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内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

之才之志而用其力于此不以貴乎已而聞于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于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者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

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于宗之葢不能無望焉爾隆興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

也學知者禹稷顔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畢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

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爲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没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虚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

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葢有在矣太上皇帝

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朔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羣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于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宫長樂藉

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寇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

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説不出乎利害之閒又其餘則雖平時之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幼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

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凛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

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于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

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懐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敘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顧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戹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爲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

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悦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寖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乾道元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甥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善讀書能講説然余患其無所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有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稱道已之辭爾奚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

亦素請于家君矣願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顔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豈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不以是爲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顔子之志而學其學則亦何歉于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不觀于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顔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顔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葢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顔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爲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予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宴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兹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祗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于實用未有若今

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强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葢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説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

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絶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于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闃然競于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于百里則善良懐其恵而姦盗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説殆亦槩乎

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没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歴時既久殆

無全編裒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着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没

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于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于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説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别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

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

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

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

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東歸亂藳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

以爲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别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葢已不暇於爲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葢自櫧州歷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槖掇拾亂藁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

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毁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而畧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竒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彷彿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

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寛居之云使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

先生之道以示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葢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

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

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

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蔫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

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

則非誠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玆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歳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逺末分醇醨異味而不

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傳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

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卒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悟修謹嗜學不倦因其

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弟允中亦知有志於學而其才小不足顧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何如予時未識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爲人也則應曰諾明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才信乎其如擇之之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爲人蓋晦外而明於内樸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留語三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才矣間請予文以序其字顧予言何足

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滀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自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其實而已矣擴之唯唯遂書以授之乾道壬辰九月丙午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爲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

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

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

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黙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八朝名臣言行録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

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没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

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静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

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氷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㫖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

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

云

記論性答藁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静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静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静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

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

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藴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閒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

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

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熹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録之間尚多牴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已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歛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

所不論令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别伯諫行乎哉令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之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没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

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曽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

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
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
又皆别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
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
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
庸集解復第其録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
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
思坐誦没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

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

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逺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

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共父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

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説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鎖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内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

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説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葢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名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已

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傚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

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内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袵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

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俟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

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顔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内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眞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晦庵集卷七十五